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四

侯官陳喬樅學

虞夏書十八　夏書一

甘誓弟十八

今文尚書四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集解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

字不同耳

後漢書馮衍傳衍顯志賦曰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史記夏本紀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案說文言部㾓咨也段玉裁云㾓者今之嗟字也堯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語言之别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集解鄭元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

人之正道

案尙書大傳以齊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則鄭君此注以五行爲四時所行之政以三正爲天地人之正道本於伏生大傳是用今文說也尙書釋文引馬融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也殆從古文說然三正爲天地人三統則其說亦相近矣又案三正釋文云徐音征段玉裁云此舊音也古耕清部皆有平無去上正字不論何訓皆讀平聲正月其一也或謂秦人諱政而改正月字爲平聲眞淺陋之見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

刑法志夏有甘扈之誓

王莽傳曰威侮五行

案說文邑部云扈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尙書釋文引馬融曰有扈氏姒姓之國爲無道者正義亦云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竝依世本之文楚語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是今文古文說同水經渭水篇注曰渭水又東合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啓伐有扈作誓

于是亭是也

天用勦絕其命

史記夏本紀天用勦絕其命

白虎通壽命篇命者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息棄

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

說文水部灑讀夏書天用勦絕

天用劋絕其命

說文刀部劋絕也从刀喿聲夏書譌作周非是書曰天用劋絕

其命

案說文兩引夏書一作劋字一作勦字此兼採今古

文之異字也尙書釋文載馬融本作剿與史記合然則知作剿者古文尙書及歐陽家之文作勦者大小夏侯尙書之文也漢書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塡外將軍封剿胡子又詔曰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剿絕二字卽用此尙書甘誓之言玉篇刀部剿絕也一作剿同今史記本剿字誤作力旁非是廣雅勦勞也曹憲音注辨禮記勦說从刀左傳勦民从力其義甚明

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

史記夏本紀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

予右女不共命〇集解鄭元曰左車左右車右

案隸古定本尚書左不攻于左下有女不共命句今

據撰子明鬼下篇所引夏書禹誓亦無女不共命四

字與夏本紀同

漢書王莽傳共行天罰

案王莽傳共行天罰句凡兩見又翟義傳此句亦兩

見

今予維龔行天之罰

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後漢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

白虎通三軍篇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尚書曰命予維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開自出伐有扈也

案白虎通引尚書此句與其所作漢書及東都賦皆不同段玉裁云命字乃今之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也漢書敘傳龔行天罰文選卷五十作恭亦誤也按說文共部曰共同也龔給也人部曰供設也一曰供給也是則供龔音訓俱同而古經假共爲龔尚書甘誓其行天之罰傳云共奉也奉與給義同此假共爲龔也故呂氏春秋高誘注引正作龔龔訓奉非恭

敬之謂也尚書恭敬字不作共共奉字不作恭漢石經之存於今者無逸一篇中嚴恭作恭懿共維正之共皆作共可知二字之不相混又按史記一書如似恭漫天貌曰恭嚴恭寅畏皆不作共而甘誓牧誓共行天之罰皆不作恭漢書恭敬字亦皆不借共爲之可見自古分別古文尚書今文尚書所同也後人分別龔字不用廾而龔給字乃專用供矣

吕氏春秋先已篇高誘注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龔行天之罰

案三國吳志三嗣主傳裴松之注引孫盛曰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用龔字亦與高誘同
文選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李善注尚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
案文選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李善注引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又後漢書班固傳李賢注引尚書同段玉裁云李善注文選之例如文選作龔尚書作共必引書而明之曰其與龔同然則唐初尚書本實有作龔者矣
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

史記夏本紀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

案詩小雅出車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政段玉裁曰此用甘誓語也甘誓傳云御以正馬爲政者也蓋傳以正馬釋政字是經文原作政與史記合今本作正者非也鄭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史記夏本紀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春秋公羊傳文十年何休注云書曰用命賞于祖

周禮小宗伯注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又大司寇職大軍旅戮于社注引鄭司農說以書曰不

用命戮于社

案唐石經尚書不字作弗攷蔡邕獨斷引書亦作不用命與史記及公羊注周禮注所引合皆據三家今文也

蔡邕獨斷曰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爲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于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奴戮女

史記夏本紀予則帑戮女

周禮司厲注引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

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以箕子爲之奴罪隷之奴也
漢書王莽傳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予
則奴戮女唯不用命然後被此辜矣〇師古曰奴戮者
戮之以爲奴也說書以爲奴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
案匡謬正俗云商書湯誓予則孥戮汝孔傳云古之
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
犯也按孥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
非孥子之孥猶周書秦誓稱囚孥正士亦謂或囚或
孥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
及至困厄奴僇苟活盡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段

玉裁曰按古奴婢妻帑字皆作奴故鄭司農釋尚書之奴爲奴婢匡謬正俗奴戮一條可證經文本作奴不作孥古時字少同一奴字而或訓奴婢或訓子息皆一字可包衆說後人因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帑爲孥帑字尚屬六書之假借作孥則不可從矣莽所用者今文尚書說也先鄭注司厲引尚書亦用今文說漢書季布傳贊亦是用今文說其字則古文今文皆作奴也史記作帑字乃淺人所改耳

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

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

誓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湯誓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帑戮其子孫與先鄭注周禮義異而鍾繇詰玠罪及妻子之語同於鄭君疑是今文尚書大小夏侯之異說僞孔傳之解卽本於鄭注然此不用命者止宜戮其人爲奴非戮及其子孫也先鄭之說於義爲長

附錄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

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僇于社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

案墨子所引似卽此經之文而多于此者古人引書或以訓詁增成其義也史記引書多有此例墨子所見尚書在秦火未焚之前當與壁中本古文尚書同而兩攻字皆作共其義蓋亦訓爲供奉如粊誓無敢不共之謂也左不共于左下亦無女不共命句與史記所引合足證古文今文尚書皆無此一句也其攻

古者聲相同𥼶以作其字於義爲通三國志毛玠傳鍾繇引書亦作其疑是三家之異文正字作政亦與夏本紀文同惟伐有扈者乃禹子啟而墨子竟作禹誓豈其時大禹尙在與呂氏春秋先巳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又豈有扈在夏時固屢服屢叛與孫詒穀校本以相字爲柏之譌其下脫去啟字攷定當爲柏啟蓋据高

誘注引尚書甘誓文以證其事故知確爲柏啟也然則墨子書禹誓或亦甘誓之譌耳說苑政事篇載此事亦以爲禹其譌與呂覽同

吳越春秋曰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陽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子也啟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啟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

又案越絕書曰夏啟獻犧於益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啟立曉知

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啟獻犧於益此之謂也裔樅攷三國魏志文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畧霍性諫南征疏有昔夏啟隱神三年之語疑啟居禹喪益又避啟去於箕山之陰有扈氏乘其間隙遂覬覦神器有叛逆之狀故啟率六卿興師討罪大戰於甘作誓當是啟卽位初年事益雖避啟讓國而啟思其德終身不忘故於益歿後歲善犧牲祀之越絕書所引經曰云云蓋出逸書百篇中佚文賸句之散見於傳記者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五

侯官陳喬樅學

商書九

湯誓第二十九

今文尚書五

湯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史記殷本紀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湯曰格爾衆庶來悉聽朕言

案古文尚書作王曰殷本紀則作湯曰下文踐天子

位作湯誥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是誓師之時
尚未稱王也白虎通曰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
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
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白虎通用今文家說今
文尚書祇作湯曰故白虎通說有文家質家之異史
記亦用今文故亦作湯曰云云至作湯誓之下乃云
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蓋自伐昆吾後遂伐桀
既已興師誓衆是卽先伐之義故其後遂稱王也

大戴禮少閒篇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卽位桀不
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躭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

宮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
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悅則嫌於死
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
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於杞發厥明德順民
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
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於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漢書律厤志成湯書經湯誓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爲水
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〇孟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
受命故二號

風俗通皇霸篇曰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之謂王制殺生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史記殷本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案匪非古相通用爾雅釋言偁舉也尙書文當本作偁字史記以訓詁代之故作舉亂也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二十三字在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夏多罪二十二字之下與馬鄭王本尚書先後倒易疑是錯簡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史記所載湯誓據歐陽尚書本雖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然未校定之前則其篇中之有錯簡固宜也段玉裁曰古文尚書少復出夏多罪三字古今文字數不同今不可攷者多矣又按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得此逸禮逸書春秋左氏㠯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傳字衍或閒編脫簡卽藝文志所謂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也閒編師古云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古莧反文選作或脫簡或脫篇玉裁謂無傳字當依文選脫編作閒編當從漢書湯誓正閒編之一證

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

史記殷本紀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

案割政者割剝之虐政今本尙書作割正夏夏乃衍字政正古相通用僞孔傳云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

爲割剝之政竝不解夏字是梅賾本亦無夏字也段玉裁曰尚書正義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後人据正義而妄增經文夏字殊謬

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女其曰有罪其如台

史記殷本紀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女其曰有罪其奈何

桀奈何者如台之訓也攷高宗肜日篇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篇今王其如台殷本紀皆作其奈何皆以訓詁代之也與此正同段玉裁曰据史記則今文說

台不訓我僞孔傳三處說皆不順不如史記爲長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謂顏閔其奈之何言不能勝之也正用尙書句法班固典引曰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謂如何而不封禪也又按盤庚上下稽曰其如台亦如何也與湯誓西伯戡黎之如台史記作奈何正合僞孔傳皆訓台爲我覺語意亦不順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史記殷本紀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

案尚書正義引馬融云遏止也史記多以訓詁代經文割作奪邑作國亦皆以訓詁代之割剝猶攘奪也說文邑部曰邑國也牧誓姦宄于商邑周本紀亦作商國

白虎通京師篇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

史記殷本紀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集解馬融曰衆民相率怠惰不和同

尚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

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僩然嘆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注云亳湯之都也深聽歌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仕桀覺兮謂先知者較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也桀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復來也

新序刺奢篇桀作瑤臺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

溝亦大矣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觶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說苑敬慎篇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此忘其身者也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孟子梁惠王篇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趙岐注

曰湯誓商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案曷喪孟子書作害喪曷害古今文之異孟子所引湯誓蓋据古文尚書也毛詩害澣害否害卽曷之古文是其證也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此歐陽今文說也尚書正義引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女亦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其義卽本之伏生大傳桀以日自比民卽因桀之言而相謂曰是日何時喪予

亦與女偕亡此即孟子所謂民欲與之俱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史記述湯誓文以訓詁代之語
意正與孟子脗合知此義相傳已久歐陽家之說為
得其實趙岐注訓害為大謂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
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其義特異害曷何胡古相
通用何與大義亦通故害字得訓為大邠卿此注疑
本之小夏侯說漢書夏侯勝傳言夏侯建從五經諸
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為
夏侯勝所譏謂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邠卿此注既
與孟子下文民欲與之偕亡文氣不貫且亦非尚書

經意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

史記殷本紀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集解曰尚書理字作賚鄭元曰賚賜也

案錢大昕云理賚聲相近詩釐爾圭瓚鄭康成引作賚釐理義亦通也段玉裁云按徐仙民古文尚書音賚音來然則賚古音同釐古音平上爲一類亦同理

又云篇中湯自稱予一人則古文湯誓篇首稱王曰

志其實也

說苑權謀篇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南巢氏焉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

史記殷本紀女無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戮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墟桀犇於鳴條○集解曰詩云

武王載斾有虔秉鉞毛傳曰武王湯也○索隱曰左傳云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妄言爲食言○正義曰括地志云高涯原出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

中論賞罰篇曰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案匡謬正俗辨此篇孥戮字非孥子之孥其說甚詳已見前甘誓篇

三國志後主傳曰戮及妻孥罔有攸赦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六

侯官陳喬樅學

商書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般庚上弟五十一

今文尚書六

案洪适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石經殘碑于般庚下篇首句盤字作般攷周禮司勳注引尚書正作般庚又周易屯初九磐桓利居貞釋文云本亦作盤仲秋下旬碑作般桓漸六二鴻漸于磐漢書郊祀志作鴻漸于般則知盤本作般也

史記殷本紀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集解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正義曰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敖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

居西亳是五遷也○索隱曰尚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弟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

索史記索隱說非是小司馬所據尚書本盤庚三篇敘敘在伏生所傳尚書二十九篇中非獨古文有百篇敘今文亦有之也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說竝非不見古文者尚書釋文引馬云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語也取其從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謂此三篇中或告臣或告民皆誥體也左傳哀十一年伍員引此中篇文偁般庚之

誥茲不以誥名篇是取其徙而立功也然則三篇是遷都後所錄非遷都時所作可知矣今攷般庚三篇並非一時之事鄭君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上篇是般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般庚爲君時事既非一時之事則史記所云崩後百姓思之乃作般庚謂史臣追敘其前後事作爲三篇自是紀實之語不得議其與書敘違也

漢書孔光傳光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尙書般庚殷之及

王爲比

案光父霸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光霸之少子也經學光明是光於尚書習大夏侯之學也

班固東都賦曰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

三國魏志注引華嶠漢書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

案司馬彪續漢書同

般庚遷于殷

漢書翼奉傳曰盤庚遷殷

又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

案般庚遷殷復湯之舊都也詩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又云般庚時治亳殷于湯言亳于般庚言亳殷則知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自亳之殷地而受命也鄭尚書注亦云亳今河南偃師有湯亭續漢志河南尹偃師云有尸鄉注引帝王世紀曰尸鄉在縣西三十里又引皇覽曰偃師有湯亭有湯祠說皆與班志合班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又云昔堯遊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此亳字當作薄管子輕重篇云湯以七十里之薄兼

桀之天下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鎬伏
生大傳云盡歸於薄薄亦大矣劉向新序云趣歸薄
兮薄亦大兮是也薄者湯爲諸侯時所居漢屬山陽
郡後漢分其地爲蒙穀熟與薄改屬梁國續漢志梁
國甯陵云故屬陳留有葛鄉故葛伯國薄云故屬山
陽湯所都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亦即此薄也晉
又改薄爲亳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泲陰山陽
之間而其實湯有天下後所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
涉故班氏於梁泲陰山陽諸郡皆不言湯都而獨繫
之偃師也

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

說文頁部籲呼也从頁籥聲讀與籥同商書曰率籲衆戚

案僞孔傳以籲字訓和與召誥篇籲訓呼不同王鳴盛曰戚盡謂貴戚曉諭臣民必由近臣始故呼召之下文云般庚斅于民由乃在位卽衆戚也僞孔傳改戚作慼訓籲爲和訓慼爲憂謂率和衆憂之人不詞甚矣

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遭時制都不常厥邑

又楊彪傳彪議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般庚五遷殷民胥怨

案彪議所云般庚五遷者謂自仲丁以後已五遷都今般庚又復欲遷亳民以遷徙不常迄無寍處故胥怨望非謂般庚已身有五遷之事也觀史記言適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即篇中所謂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寍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也後人誤解般庚五遷之語遂以為五遷皆出般庚斯

爲妄矣

又案五邦見于書敘者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馬融曰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鄭康成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鄭注與馬同王肅亦云然然僞孔傳以殷庚遷殷入五邦之數與馬鄭王不同然據經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于古必不可以已方欲改遷之殷充入其數明矣喬樅聞之先大夫曰五邦當自湯以後所遷之邦數之竹書紀年云仲丁元年自亳遷于囂書疏引李氏云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云河南敖

倉是史記殷本紀帝仲丁遷于隞索隱曰隞亦作囂
括地志滎陽城殷之敖地也亦曰囂在敖山之陽山
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紀年又云河亶甲元年
自囂遷于相史記殷本紀河亶甲居相正義曰括地
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
所築都之故名殷城也魏書道武幸鄴訪立州名崔
光取亶甲居名之爲相州是也紀年又云祖乙元年
自相遷于耿史記殷本紀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
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括地志云
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左傳閔元

年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開皇之耿州即為邢故通典亦云祖乙遷邢是邢即耿也紀年又云祖乙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其後祖甲開甲（史記作沃甲）祖丁皆居之又南庚三年遷于奄郡國志魯國即奄國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者或以商嘗遷此乎亳為湯所開國定都不宜以受命興王之地并入五遷之數蓋斷自湯有天下後言之囂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是為五邦路史云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與般庚之兩都足之誤矣或更以五遷皆出般庚尤為妄也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櫱

說文木部櫱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㽕櫱重文𣡌云櫱或从辥聲不云古文櫱从木無頭𣏟云亦古文櫱

又𢎘部㽕木生條也从𢎘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㽕枿古文言由枿

案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枿蓋古文省𢎘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為因由等字从𢎘象枝條華函之形徐鼎臣等案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也

用枿之語不通段玉裁曰古文言由枿徐鍇本無此五字古文者謂孔安國所傳壁中古文也據此一處是許君親見孔壁尚書之證先引今文而附見古文明今文作甹古文作由作甹爲長也古文作由僞孔傳從之訓爲用也雖本釋詁而用枿之語不通徐鼎臣之言誠然矣春秋昭八年左氏傳曰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杜注云由用也玉裁謂此由字亦當作甹猶將復由與是以卒滅語意以生滅相對析木之津寅位也故曰猶將復由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

道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詳由儀之由當作

㠯與由庚之由不同序稱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以生

訓由以宜訓儀惠定宇說也與商書左傳合尚書古文左

傳詩序皆假由爲㠯徐鍇云說文無由字如其說則

㠯字下不當曰由聲說文全書內由聲之字皆當作

㠯省聲矣說文自有由字不知在何部而脫佚其音

義俱不傳矣許君古文言由枿五字正說文有由字

之證而楚金刪去以證其說文無由字之臆說許云

古文言由則作㠯之爲歐陽夏侯尚書憭然也食貨

志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正與此㠯古

文言由同言猶稱也近人不知此皆乃謂作旨者爲
眞古文作由者爲僞孔本矣喬樅謂段說是也許云
古文言由枿此枿字當作梓木部云梓亦古文櫱可
證也枿者梓之隷變耳釋文引馬云顚木而肄生曰
枿馬治古文尙書者是枿卽梓字也顚字亦槇之假
借說文頁部云顚頂也木部云槇木頂也一曰仆木
也然則槇爲正字顚爲假借字矣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般庚
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
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

白虎通號篇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格汝衆

案今本白虎通引尚書作裕汝衆裕字乃格之譌也

說苑反質篇曰殷之般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

荀悅申鑒時事篇曰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

言告女訓女猷黜乃心無敖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譒告之

說文言部譒敷也从言番聲商書曰王譒告之

案尙書正義本作王播告之修僞孔傳云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讀修字上屬爲句据說文所引不聯修字知漢經師舊讀告之絕句然則作譒者當亦爲今文尙書矣王謂陽甲也王鳴盛曰鄭以上篇般庚爲臣時作經雖無明文然中下篇皆首言般庚其下止言曰不稱王此篇言般庚斅于民繼以曰無或敢伏云云是般庚之言也繼以王命衆云云則王乃陽甲

非般庚突王若曰者是般庚述王之言猶多士多方周公述成王命俾王若曰也詳玩經文上篇敘次自與中下篇不同鄭注確甚

修不惜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文懖懖

說文心部懖拒（今刻說文本脫去拒字）善自用之意也从心銛聲商書曰今女懖懖重文⿱銛耳云古文從耳

系據說文⿱銛耳古文從耳則懖乃三家今文也尚書釋文引馬融云聒聒拒善自用之意與許君說文合疑馬本是作懖字今文古文家竝無異訓尚書正義引鄭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然則鄭本蓋

亦同說文作懖故讀如聒也段玉裁云古文从耳作𦗏此壁中故書字也唐以前尚書作懖懖故釋文大書懖懖注云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今本釋文係開寶中依衛包妄改之本書作聒聒鄭注尚書本當云懖讀如聒耳之聒懖懖難告之貌此與許馬拒善之意皆言其不可教訓不知話言非多言讙聒之謂讀如聒耳之聒者此讀如非讀爲也漢人注經凡言讀爲者易其字凡言讀如者擬其音說文乃字書故有讀如無讀爲經注則讀如讀爲二者錯出也懖音同聒非訓聒也孔穎達衛包妄認懖聒爲古今

字不知小篆從心作𢙢古文從耳作聳皆謂耳不肯聽心不肯從其理一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從小篆而許叔重仍之𢙢聳與聑字絶不相涉也

起信險膚于弗知乃所訟非于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于一人

不施于一人

白虎通號篇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其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不施于一人

案此引卽是篇不惕予一人之文也江聲云古文惕作愁从心从狄聲狄與放近心與也亦相似故愁譌爲施或以爲逸文非也段玉裁云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三移施狄敭也曹憲音施失易反敭亦䜴反喬樅謂段說亦通如其說則作施者當是三家之異文也

予若觀火

周禮夏官司爟注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

案鄭君讀爟爲觀當用學官所立三家今文使人易曉司爟注下文又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

爇火與鄭意言湯爇可呼觀則火爇亦可呼觀也然則此經觀火與司爟之爟皆當訓爲爇觀火者猶言爇火也僞孔傳訓觀火爲視火其說非是

予亦炪謀作乃逸

說文火部炪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炪謀讀若巧拙之拙

案玉篇火部炪云火光也鬱也王鳴盛曰此疑衍一也字當作火光鬱也鬱則不光故許云讀若巧拙之拙後人遂改尚書炪字爲拙非也經言予威若爇火之猛烈但予炪謀紬威不用使汝縱逸不肯從也段

玉裁曰按火光也廣韻集韻所引皆同類篇引作火不光也攷集韻六術云炪爩煙皃九迄爩字下云炪爩煙出也玉篇爩字下亦云煙出也然則類篇炪火不光也近是許所據尚書作炪當是壁中古文假炪爲拙如假玫爲好假狟狟爲桓桓取其同音而捨其字之本義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拙字耳喬樅謂此不然也如實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炪爲拙則許君引商書當云讀爲巧拙不當云讀若矣漢人釋經讀爲者易其字讀若者擬其音許君旣辨之審何於此復亂其例乎且馬鄭王皆治古文尚書者梅賾

之僞古文傳卽本於王肅而隸古定本仍作拙謀足證改炪爲拙當在唐衞包時斷非孔安國所改今文尙書當與古文尙書同作炪謀竝非有異文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嗇乃亦有秋

說文糸部紊亂也从糸文聲商書曰有條而不紊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厲其筋力乃有秋收也

案據漢書則三家今文皆作嗇字不從禾旁作穡也此穡作嗇與漢石經殘碑毋劮篇稼穡字作嗇者合

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

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
其罔有黍稷

爾雅釋詁孫炎注曰昏夙夜之勞也書曰不昏作勞
案張衡西京賦曰何必昏于作勞卽用般庚篇之語
是知三家今文皆作昏字尚書釋文云昏馬同本或
作敃爾雅昏敃皆訓强故兩存喬樅謂昏者敃字之
消借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鄭尚書注云昏讀爲敃敃
勉也尚書正義引鄭注同文選西京賦注引薛綜曰
昏勉也是用鄭誼勉卽强之謂耳

後漢書傳毅傳廸志詩曰農夫不忘越有黍稷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注般庚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曰昏讀爲敃敃勉也

案裴注引般庚文惰農作墮農疑即惰字之譌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女悔命何及

漢熹平石經□□命何及

案梅賾本尙書命字作身今據隸釋載熹平石經尙書殘碑則三家今文是作悔命何及矣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漢熹平石經相□儆□

案梅賾本尚書作憸民今據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作儆字是三家今文皆作相時儆民也說文心部云思疾利口也从心冊聲商書曰相時思民許所據尚書作思此古文也尚書釋文引馬云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攷立政篇勿用憸人釋文云本亦作思馬于彼亦訓利但以爲佞人耳此篇今文作儆蓋思之聲近假借字段玉裁曰思與憸義同而音異大徐作从心從冊小徐作从心冊聲訂以女部姍字下曰从女刪省聲則此亦當爲刪省聲傳寫譌脫耳刪省聲則

與散字異音同爲說文音者因尙書脫在門口部遂
讀冊亦息廉反殊失古意石經唐時尙存正義曰伏
生所傳謂之今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
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釋文敘錄曰伏生所
誦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此陸氏不載石經
駁異之恉也看糉謂去聖久遠經學難明漢時三家
尙書竝立學官所以廣異義而扶微學也與其過而
廢之毋甯過而存之况三家今文實尙書所賴以僅
存者其寶貴宜何如陸氏乃見不及此而輕弃之惜
哉

女曷不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杜預左傳注曰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不可撲滅

案隱六年左傳云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傳引同近人說尚書者以杜預未見僞孔書其注左傳必本漢儒舊說謂此經本有惡之易也句爲僞孔所刪而擅補之段玉裁曰按惡之易也四字檃括上文女不和吉巳下七十餘

字蓋以訓繁而約結之古人早有此法左傳引經有
檃栝其下文者如文王所以造周也康叔所以服宏
大也是也有檃栝其上文者如惡之易也是也有檃
栝其全文者如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
及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也喬樅謂段說良是左
傳言惡之易也承上文長惡不悛語氣故以此四字
檃栝般庚語語杜注謂般庚言惡易長云云亦申釋
左傳語氣必以此證經文本有惡之易也四字未足
爲据

則維女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維舊器非

救舊維新

熹平石經人維舊□□救舊□□

案隷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求字作救者假借字也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云故書求爲救是亦以救爲求字與此經假借正同又堯典旁逑說文引虞書亦爲旁救逑救同从求聲故亦可假借用也迟字集韻六脂曰迟侍夷切迟任古賢人書迟任有言說文辵部遲或从𡰥作迟然則遲般庚或作迟當是三家之異字故說文兼載之

人維求舊

風俗通窮通篇書曰人惟求舊

三國志許靖傳注引王朗與靖書云書曰人惟求舊

衆應劭及王朗並引書作人惟求舊人惟下多一求

字與石經今文尚書異蓋三家之本亦或小有不同

耳朗嘗師事太尉楊賜其於尚書當是習歐陽之學

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

爾勞予不絕爾善

許愼五經異義曰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

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案異義云卿得世不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賢塞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引尚書云云又引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也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據許君引尚書盤庚云云是

以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爲卿大夫世祿之證鄭駁

異義引尙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

攷詩小雅裳裳者華序曰古之仕者世祿鄭引詩刺

幽王絕功臣之世謂此詩也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

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卽般庚篇所謂古

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也

詩不顯亦世箋云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

位是鄭以世祿其常也有功亦得世位與許微異僞

孔傳本作予敢動用非罰删去不字予不絕爾善絕

字作掩均非是此經下文云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

用非德亦字卽承上文不敢動用非罰而言也尙書釋文云掩本又作弇江聲曰絕隸古定本作𠷈是不可識之字唐本改作掩未知是否喬樅謂據傳言我不掩蔽汝善則隸古定本作𠷈卽弇之譌耳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尙書大傳殷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八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案韓詩外傳與尙書大傳說同足證魯齊韓三家詩皆用今文尙書矣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較大傳所云少五里然以百里諸侯七十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遞減十里則韓詩外傳是也尙書大傳作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五盖衍字耳

周禮司勳注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案周禮司勳曰事功曰勞又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旌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鄭注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詔則告其神以詞也引書般庚云云然則司勳所言祭于大烝正與此經所言大享于先王同也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女于難若射之有志

熹平石經□□□有志

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鄭康成注云志猶擬也書云若

射之有志

案王伯厚藝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今据儀禮志矢注引般庚此語爲證疑鄭君所引書是作若矢之有志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惜隸釋所載漢石經尙書殘碑此句僅存有志二字以上并闕遂不可攷耳

女毋翕侮成人毋流孤有幼

熹平石經女毋翕侮成人（凡六字亦見東觀餘論）毋流（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古文尙書作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正義引鄭注云老弱皆輕忽之

意也王鳴盛曰据鄭注老與弱對則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侮老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也今正義本侮在老上非是段玉裁曰唐石經作老侮不誤漢書趙充國傳曰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此老侮之解也左氏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此弱孤之解也今文尚書無作毋老作翕弱作流翕侮猶狎侮也翕蓋郎狎之假借字喬樅謂据石經今文作女毋翕侮成人雖與古文尚書文字有異亦以翕在侮上則古文作老侮爲是惜石經殘闕毋流以下

莫可攷焉終未得其解耳

咎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章厥善

案今正義本尚書章字作彰與漢書所引今文小異

用德彰厥善

後漢書濟北惠王傳梁太后詔曰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注云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為善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

案據後漢書及三國志引書竝作彰是三家本亦有

作彰者

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

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殷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韋昭注曰臧善也國俗之善則維女衆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辠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辠當在我

案此一節僞孔本國皆作邦無兩則字及是字又逸字作佚茲從國語所引原文以韋注中無古今文同異之語也韋之解詛當本於今文家尙書說又案爾雅釋言逸過也郭璞注引書曰汝則有逸罰邢疏云

案商書般庚云惟予一人有佚罰費誓云汝則有常

刑無云汝則有逸罰者師讀不同故也或者其在今

文乎喬樅謂郭注引書當云是有逸罰其作汝則者

後人傳寫之誤耳

凡爾衆其維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爾

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熹平石經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今正義本尚書各共

爾事共字作恭度爾口爾字作乃段玉裁曰共孔訓

奉與甘誓牧誓同衞包改古應改爲供字則猶不失

字誼而妄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開寳中則
去釋文共音之語古文之厄至斯而極石經正作共
然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又云今文尚書般
庚三篇爲一篇然蔡邕所書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
般庚既之上空一字自隸釋所載迄今錢唐黃氏易
所藏殘字翁氏方綱所摹勒皆然也則上篇中篇交
接處石本亦必空一字雖爲一篇而固區别書序
云作般庚三篇殷本紀亦云迺作般庚三篇書序不
待壁中而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
而始分也

又案尚書釋文云度徐如字亦作渡渡疑是斁之誤

此古文尚書之異字也江聲曰說文攴部斁閉也閉

乃口者戒勿浮言也僞孔傳云以法度居汝口語實

不詞云閉爾口誼乃允當也

般庚中弟五十二

般庚作維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

爾雅釋詁洼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

案孫叔然以話爲善人之言當本於今尚書說亶尚

書釋文音丁但反云馬本作單音同誠也亶單古今

文之異馬本古文作單而讀與亶同蓋從今文家說爾雅釋詁亶誠也爾雅皆今文之學也又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五媟嬻下引尚書咸造忽媟孔安國曰媟慢也僞也段玉裁曰忽者字之誤褻本作媟褻蓋衞包所改也其所引孔傳亦與今不同据元應引尚書作媟則今文當亦與古文同也

般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勿荒失朕命於戲古我前后罔不維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于天時

熹平石經□□□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保后胥高四字亦見

黃氏伯思東觀餘論僞孔本高字作感讀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句保后胥感句鮮以不浮于天時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浮于天時者言皆行天時江聲曰讀當至保字絕句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則此承保二字當聯讀保安也言前后無不承安其民也僞孔本作感蔡邕石經作高僞孔本出于東晉輒欲妄改經文其書不足信且其解感字之誼亦不詞蔡邕石經乃是漢經師之本是可信者當從之胥相也詩云聿來胥宇小山別大山曰鮮詩

云度其鮮原鮮字當屬上讀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見禮記表記耻名之浮于行也鄭注既相地之宜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過于天時也江說良允於戲僞孔本作烏呼今据此篇下文烏呼今予告女不易禀乎石經作於戲知此處今文尙書亦皆作於戲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女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女俾女維喜康其非女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維女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女不憂朕心之攸困

熹平石經□𠙴□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文不下闕

篆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僞孔本尚書以爾作以女厥國作厥邦女不憂上無今字皆與石經今文異段玉裁云漢人不以諱改經字故知古文尚書多作邦今文尚書多作國各依其壁藏之本也

後漢書郎顗傳顗拜章曰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注云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渡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

又陳元傳元上疏曰若先帝所行而後王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

又杜篤傳論都賦曰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注引帝王世紀與郎顗傳注文同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維自鞠自苦若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維胥以沈不其或迪自怨曷瘳

熹平石經□其或迪自怨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僞孔本尚書迪作稽怨作怒與石經今文異江聲曰微子篇云殷其弗或

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錄其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是或之言有也言相與沈溺不有其生道矣雖自怨恚何瘉乎江說亦通

女不謀長以思乃灾女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在上

熹平石經□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下闕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字也東觀餘論載女永勸憂女字隸釋所無豈黃氏所見字又較多與僞孔本尚書永字作誕誕大也永長也訓誼竝通段玉裁曰誕從延延聲延永雙聲故誕亦與永同訓長也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踦乃身迂乃心

顧野王玉篇足部曰踦居綺邱奇二切恐人踦乃身迂乃心踦曲迂避也

案玉篇引尙書此文倚字作踦段玉裁云當是顧野王本與唐初不同也陸德明音義孔沖遠正義的是倚字說文踦脛足也廣韻五支曰踦脚跛也則踦有曲訓而倚訓曲殊牽强似顧本爲善喬樅謂倚卽踦之假借字作踦者今文尙書也作倚者古文尙書也倚讀從踦故以曲爲訓唐初本作倚者或據馬鄭王古文不改之而三家今文固當作踦也僞孔傳迂訓

僻而玉篇云迋避也避亦卽僻之假借字疑玉篇所
採或今文家舊說其佚散見於他書者而顧氏摭之
耳
予御續乃命于天予豈女威用奉畜女衆予念我先神后
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
乃知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熹平石經□□□□□□之勞爾先予不□□□□□
□□□□□□于茲高后丕乃知降罪疾曰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予不丕克羞爾不丕字作
不段玉裁曰按洪氏不云孔作丕疑本是丕字版本

誤不但錢唐黃氏易所藏搨本正作不字則是今文
尙書作不也江聲曰予不克羞爾用懷爾八字作一
句然字别爲一句丕乃僞孔訓爲大乃大乃之云不
詞讀當爲不乃不乃猶言毋乃也古者丕不一字通
用召誥丕能諴和于小民說文引作不能諴和于小
民是其證也金縢丕子之責鄭注亦讀丕爲不此經
言我不能進女于樂土以安民夫然是我失于政而
陳久于此也我高后毋乃知之將降辠疾于我僞孔
本知字作崇傳云崇重也重降罪疾於諡亦通
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

玉乃祖乃父丕丕乃告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不永

熹平石經□□興降不永

案此見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隸古定本作丕乃崇降弗祥與石經今文異段玉裁曰永古音讀如羊祥亦讀如羊又曰丕乃告我高后尚書釋文云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玉裁按別本是也當讀乃祖乃父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句絕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詰屈聱牙固當如是喬樅謂又作本陸氏不言其爲誰氏本則非馬鄭王之本可知

三家今文多與壁中本異疑作乃祖乃父者是三家今文見於他書所引者故陸氏附載之爾

於戲今予告女不易

熹平石經於戲今予下闕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字也尚書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正義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鄭元云我所以告女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般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誼異爲縱謂鄭王皆治古文尚書僞孔傳多同於王然則鄭君讀易如字當是從今文家說般庚

之遷都事在必行故告以斷不改易鄭君之解於義

爲長更知所折衷矣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于乃心

熹平石經□□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下闕

棨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隸古定本作女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與石經文異東觀餘論亦載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殘字與隸釋文同

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史記伍子胥傳般庚之誥曰有顚越不恭劓殄滅之俾

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新邑

案春秋哀十一年左傳引般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二乃字一作其一作則無不吉不廸暫遇姦宄我滅之新十二字江氏聲謂今本尙書皆僞孔所妄增遂据左傳删之段玉裁曰左傳所引云云此或當時所據尙書不同或本同而檃栝之皆未可定僞孔於衞賈馬鄭之本初無大異衞賈馬鄭夫人誦習之本當時皆知爲壁中本僞孔方欲將僞造之二十五篇令天下信其眞安敢將三十三篇啟天下疑其僞也大爲乖異則天下

疑其僞而僞造之二十五篇不能依附以行矣惟舜典與益稷分篇出於還就酒誥顧命之成王堯典之堯曰小有刪增爲小異以誘人信斷不爲大異以啟人疑也況釋文序錄曰馬鄭所有異同今亦附之音後正義亦遝遝乘馬鄭王異孔之處是凡有異者梗概畧具於釋文正義中正不得有如此等大異而釋文正義畧之也史記伍子胥傳有滅之二字正與古文同可見不必定依左氏矣不其今本尚書作不恭衞包所改也左氏正義謂尚書作恭其所據尚書非晉本也喬樅謂段君非江氏據左刪書其說甚允惟

以其作恭爲衞包所改則未必然也左氏正義謂其
尙書作恭此在衞包未改之前再證以史記引尙書
亦作恭字可見尙書今文正作恭矣此節上文有永
敬大恤語則此顚越不恭卽作敬恭無不可通況鄭
君詩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其據左傳昭七年云三命
玆益共其共也如是襄十三年云君命以共皆假共
爲恭字則此引書顚越不共安知非假共爲恭字乎
此經下篇恭承民命史記賈誼傳云共承嘉惠字作
共漢書賈誼傳云恭承嘉惠字作恭張晏注曰恭敬
也喬樅謂賈賦用恭承語卽本於般庚篇般庚云朕

攷篤敬恭承民命承即奉也則恭承訓爲敬奉與上文語氣尤爲一貫史記其承當亦恭之假借字故裴駰集解引張晏汪以釋史記亦訓其爲敬也

說苑正諫篇伍子胥諫吳王曰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此商之所以興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

熹平石經□建乃家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建乃家空一字接般庚既此歐陽夏侯尚書舊式也段玉裁曰乾隆四十二年錢唐黃易購得石經尚書殘字般庚篇二十字其或

廸自絫一行之勞爾先子不一行能廸古我先后一

行興降不永於戲今一行建乃家空一字般庚旣庚字僅可

辨其餘論語殘字爲政篇十六字堯曰篇二十七字

翁氏方綱摹勒于石此眞漢石經殘字也

般庚下弟五十三

般庚旣遷

熹平石經般庚旣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建乃家下空一字接般庚

旣般字僅可辨黃易所購得石經殘字則般字較分

明此三家今文舊式也雖合般庚爲一篇而分別劃

然如是

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女罔台民勖建大命

熹平石經□□□衆曰女罔台民勖建大命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隸古定本女罔台民作無戲怠無民字勖作懋段玉裁云古罔無通台怠通勖古音同懋江聲曰台當讀爲紿紿欺也羣臣初以浮言孔衆是欺紿愚民故戒毋紿民也勖勉也鄭康成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鄭言使心識教令是亦毋欺紿之意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綏爰九域裴松之注云盤庚曰綏

爰有衆鄭元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

今我其敷優賢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熹平石經今我下闕

篆隸古定本作今予與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文

異

尚書正義卷二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

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優之誤腎賢之誤陽揚之誤

三國志管寧傳太僕陶丘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垂聲

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

歷試

案段玉裁云裴氏於此篇嗚鳥弗聞引尚書君奭曰云云鄭元曰云云於命東序之世寶引尚書顧命曰云云注曰云云於武帝紀亦言文侯之命曰盤庚曰而此條獨分別之云今文尚書曰然則君奭顧命文侯之命盤庚皆爲古文尚書可知矣漢魏人於夏侯等書曰尚書於孔壁則分別之云古文尚書范氏後漢書體例尚如此裴氏正與相反蓋古文尚書盛行遂易其稱焉爾但言今文尚書曰不言何篇畧之也裴氏時歐陽夏侯等書已亡度裴所引卽魏都賦注故兼引賦語以足之賦注歷試也此今文家說裴演

之曰謂揚其所歷試或以此系諸鄭注誤矣

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劉逵注曰尚書般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

案段玉裁云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無恙也

優賢颺歷

漢咸陽令唐扶頌優賢颺歷

案此見隸釋所載揚字作颺或亦三家今文之異字

又隸釋載國三老袁良碑又云優賢之寵此亦用今文尚書之語說文云臤古文以為賢字或三家尚書

有从古文作臤字者

又案王鳴盛尚書後案曰堯典疏云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夏侯等書乃今文鄭所傳乃古文今梅賾所獻孔本本號稱孔壁古文乃反同於夏侯等書其妄明矣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若依今本則盤庚下不見有此文乃知鄭本作憂腎陽者憂本優字夏侯等書以一優字誤分爲心腸二字腎陽者當作賢揚皆以字形相似而致誤劉淵林晉初人所見本如此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引此而併爲

今文裴宋人其時梅所獻本已盛行以僞孔爲古文故反以鄭爲今文也劉裴二家注皆不著鄭名然所据既係鄭本則注義亦必本之鄭氏今定爲鄭注喬樅謂王說誤也作僞賢揚者非鄭古文尚書本乃夏侯等今尚書文也何以明之堯典正義云鄭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句而經字多異句夏侯等書宅嵎夷此謂古文爲宅嵎鐵此謂夏侯等書昧谷古文曰柳谷此夏侯等書心腹賢腸古文曰憂賢陽此夏侯等書劓刵劅剠古文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此夏侯等書是鄭注不同也按鄭注上疑脫夫一與字正義語不甚明晰近儒因

而致誤故說尙書今古文異同皆以作嵎夷昧谷也
腹賢腸劓刵劅剠者爲夏侯等書作嵎鐵柳谷憂賢
陽髕宮劓割頭庶剠者爲鄭古文本以愚攷之堯典
宅嵎夷釋文引馬云嵎海嵎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
之地名是馬本古文尙書作嵎夷鄭所注本卽馬融
之本則鄭本是作嵎夷也釋文又云尙書考靈耀及
史記作禺銕攷史記夏本紀索隱云今文尙書及帝
命驗作禺鐵鐵卽銕字書緯皆用今文史記所載尙
書皆据歐陽本是夏侯等書作禺鐵之明驗矣三國
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别傳奏鄭注尙書違失事

言大傳卯字讀當爲柳古桺卯同字而以爲昧是鄭
注尚書作昧谷故仲翔駮正之近儒据鄭周官縫人
注引尚書曰度西曰柳穀謂鄭本作柳谷不知鄭注
周禮在未注尚書以前故所引書多据歐陽夏侯三
家今文亦猶注禮在未箋詩以前故所引詩多据魯
齊韓三家今文也況今文尚書宅皆作度蔡邕所書
熹平石經作度具有明徵鄭引尚書曰度西曰柳谷
其爲今文尚書無疑也伏生大傳云秋祀柳穀徐廣
史記音義言史記舊本亦作柳谷則柳谷爲夏侯等
書今文此尤其確證矣呂刑劓刵椓黥正義引鄭注

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是鄭本不作臏宮劓割頭庶剠也說文攴部云斀去陰之刑也从攴蜀聲周書曰刵劓斀黥許所偁書古文尙書也刵字當作刖乃傳寫之譌說文刖斷耳也劓刑鼻也重文劓云劓或从鼻黥墨刑在面也从黑京聲重文[illegible]云黥或从刀[illegible]字疑即剠之譌黥从黑京聲剠从刀京聲斀之从刀作斀當亦斀或體字據古文作劓刵斀黥則臏宮劓割頭庶剠之為今文更其顯然者矣此篇優賢颺歷見唐扶頌優畋之寵見袁良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管甯傳及左思賦是漢魏晉

初所習用者必本於今文尚書無疑若古文尚書漢時竝未盛行又未立於學官非博士所以課弟子者故漢碑文字引用絕尠況裴松之魏志注明偁今文尚書則其訓詁亦必今文家相傳經師舊說矣劉與裴二注皆不著鄭姓名今何得强屬之鄭注乎且馬鄭所注古文尚書歷魏晉宋齊梁陳以迄隋唐其書現存載於隋書經籍志及新舊唐書藝文志章章可攷裴松之作三國志司馬貞作史記索隱豈得無所見聞而誤以馬鄭本為今文孔沖遠作尚書正義屢引鄭注又豈絕無考訂而冒識偽孔陽有誐字此必

不然矣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孫志祖讀書脞錄說此條皆與尚書後案同其違失故特詳辨之以訂其誤焉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綏績于朕邦

熹平石經□□□凶德綏績下闕

案此見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隸古定本綏績作嘉績與今文尚書字異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今爾惠朕害祇動萬民以遷

熹平石經今爾惠朕□祗動萬民以遷

案石經尚書殘碑載於隸釋亦見東觀餘論隸古定本作爾謂朕害震動萬民以遷與石經今文不同王鳴盛曰案震與振同而祗與振又每通用堯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臯陶謨日嚴祗敬六德無逸治民祗懼史記皆作振內則祗則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故此震字石經作祗江聲曰惠順也今爾順我教令以導民使知遷則能安必皆順從何至震動萬民以遷乎段玉裁曰東觀餘論載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十字曷字洪氏所無黃氏臆補凡曷字古今文尚

書皆作害其作曷皆後人所改匡謬正俗引多方害

弗夾介古文之證也王莽大誥曷皆作害今文之證

也竊思偶補一字而適誤學古之當審愼如是般庚

害字四見皆本作害釋文曷何末反乃害何末反之

改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共承民命

熹平石經肆上下缺

史記賈誼傳共承嘉惠

案漢書賈誼傳載誼鵩鳥賦作恭承嘉惠恭承二字

賈誼卽本於尚書此篇張晏漢書注曰恭敬也裴駰

集解引以釋史記其承疑其即恭之假借作其者歐
陽本作恭者夏侯本也故史漢各不同耳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𨑳由靈
說文辵部𨑳至也从辵弔聲

案爾雅釋詁弔至也即釋此經弔字𨑳从弔聲古文
假弔爲𨑳三家當从辵作𨑳爲正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於戲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
案隸古定本作烏呼据石經尚書殘碑般庚中烏呼
今古文不易作於戲字則此篇今文皆作於戲可
知也

尙皆乘哉予其勖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旣羞告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緫於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熹平石經□□乘哉予其勖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此下缺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尙書殘碑也隸古定本乘字作隱勖字作㦖勖㦖㦖誼竝訓勉今文古文雖字異而誼同隱者僞孔傳云相隱栝其爲善政攷尙書大傳云檃栝之旁多曲木是檃栝所以矯制曲木之具故何休公羊序云檃栝使就繩墨焉漢書刑法志隱之以

勢臣瓚注曰秦政急峻隱栝其民於隘狹之法然則
知凡物之邪曲而不正直者必櫽栝之使就正直也
今文尚書作乘江聲曰乘治也尚皆治其職哉治誼
亦與隱栝相近簡閱也相視也言我其勉閱視女也